

# 霞想



「向晚意不適，  
驅車登古原。  
夕陽無限好，  
只是近黃昏。」

北港的風依舊清爽，吹得人迎風而醉。如果是在七月，那將是沁心的清涼，然而偏是這三月天——氣候變化多端的日子。

走在凹凸凸凸的田埂上，碎石子貼著鞋底，一種侵人的障礙感，從腳底滲透進來，徐徐地向全身擴散。有些後悔，她想：真不該穿著皮鞋來走這種路。不過好久沒來散步了，今天的風好像特別大呢！倏地感到一陣涼意，唉！真該多添件衣服的。又後悔了！

拉緊了衣角，依然往前走，飄飄然地，彷彿是在做無意識的慣性運動。盡入眼簾的是一片遼闊的田野，無際無邊的。記得幾個月前，這路旁聳立著一株株比人還高的甘蔗，就像守分的士兵般，等人來檢閱。她不覺為這種想法笑了，因為她知道自己是幻想中的閱兵官。而今，蔗兵都不見了，還真有

點想念他們。蔗農的卡車一車車地開走，留下的是待耕的旱田。無疑地，視野開闊多了。找了堆稻草坐下來，突飛奇想地舉起雙手，就用那食指和大姆指圍起框框，這種舉動，有些像畫家在取景。於是第一幅天然圖畫出現了。東北角上掛著那火輪般，紅橙橙的夕陽，餘暉映得彩霞滿天。在那西邊方向裏，立著幾棟建築，白、黃、磚紅，額外摻進一些色彩。她思索著，想要給畫兒找個名字。「邊城落日」？像嗎？覺得有些可笑，但思緒早已隨著風飄得好遠好遠。耳畔響起熟悉的西部音樂，自己彷彿是那戴著寬沿大帽、帶著手槍，穿著皮背心、釘上馬刺的馬靴，雄糾糾、氣昂昂地騎在駿馬上的牛仔，真帥！

框框兒移動了，景色因之有異。取而代之的是鉛筆般筆直豎立的木麻黃。遠景不見山形，依舊是那熟悉的田野。果然是名符其實的嘉南平原，難怪連座山的影子都見不著，她想，要不是由於唸書的關係，或許，不是根本就不可能離家南下，住在這陌生的地方。回憶起來，一切好像在作夢一般。是呀！生命中的際遇，本身就是個變數，隨著個人的觀點、環境的因素而千變萬化。所謂「世事茫茫難自料」就這個道理吧！不禁想起一首詩：

我不知等在前方的人生  
究竟是晴空萬里  
抑或風雨交加  
我只知道  
要像株挺天立地的大樹般  
堅定地凝視前方

似乎有點道理。她突然覺得要是能像小孩般天真無邪、無憂無慮，該有多好！但本身也邏輯地感到，那也將會是一種沒有回憶，沒有思想的日子。這和沒有暗礁，就激不起美麗的浪花的道理是一樣的。想起浪花產生的瞬間，的確是種爆發性的美，但它總歸是來去匆匆。或許對於事物，不應太過於注重其結果，把握剎那間的永恒，珍惜那一觸即發的雷電火光，便是網住一季的璀璨吧！

風依然很大。眯起眼睛，見著好長好長的一條灰褐色帶子，無邊地向兩端延伸。直覺得感到那是條馬路。往南去應該是北港鎮、嘉義、台南、高雄……。往北去就是元長、土庫……。台北了。唉！不曉得莉現在怎麼樣了？多情的她總是有煩惱，還是小杏懂得忙裏偷閒，到處遊山玩水，享受人生。真

想知道阿潭是否仍在晚上數著星星，想著心目中的外星人？那個小寶，還是那麼調皮嗎？

想得出神了，直到一團白白的東西晃過眼前，那就是蒲公英的種子。白晃晃地像個棉球，不禁聯想起三月的柳絮，還記得鄭愁予的作品——「我打江南走過」：

『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  
如蓮花的開落  
東風不來，三月的柳絮不飛  
你的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 
恰如青石的街道向晚  
跫音不響，三月的春帷不揭  
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 
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 
我不是歸人 是個過客——』

唉！為什麼只是過客，不是歸人。往事如煙，真的是美麗的錯誤嗎？二條本不相干的直線，却神話般地相交於一點，然後又莫名其妙的分叉而去，只是空留餘恨。但何奈人不痴迷，枉少年，就這份年少的輕狂，促成了開始，也造成了結束。有些後悔！她不禁輕嘆。

風依然很大，原本的夕陽美景，早在夜神君臨下，消失得無影無踪。果真是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。倏地起身往回走，因為是時候了。然而在她的心田深處，這却是沒有時候的時候。

● 夢蝶 ●